



朝霞栖息的地方

□刘玉堂

栖霞这个地方,你越熟悉越觉得像我的老家沂蒙山,故而一踏进栖霞境内就觉得亲切、亲近,没有半点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当地的一家刊物要我为其写句话的时候,我即写了:“栖霞:胶东的沂蒙山,我喜欢!”

为何会有此感?

一方面是自然风光、地形地貌与我老家相似或相近。栖霞是沿海城市烟台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县市,属山区丘陵地形,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又有“胶东屋脊”之称,与老家“山东屋脊”之称的我老家差不多。一样的山清水秀,一样的物华天宝,一样的苹果之乡,只是栖霞的苹果历史更悠久,种植规模更大,文章做得更足!

第十三届栖霞苹果艺术节的时候,有幸至栖霞参加苹果采摘及有关的文学活动,无论走在市区还是林间小路上,永远是看天天蓝、看水水清、看山山绿、看果果红的境界,心里自然是清爽又舒畅的。外省来的作家朋友好像大都饱尝雾霾之苦,故而格外夸赞起栖霞的空气与环境、猜测起令人神清气爽的原因来。有的感慨,过去是城市比农村干净,现在是城市比农村脏,变化好大也快乐!有的则分析,城市脏就脏在企业上,脏在工业化

污染上,脏在一味地追求GDP上。还有的就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急于脱贫,强调“无工不富”,大办乡镇企业,也大多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山区里头,还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业更有生命力一些,再也不要歌颂“大山里竖起了黑烟囱”之类的所谓新事物了!

栖霞生态好,空气新,以我一个外来人和外行人的眼光看,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两篇文章。一是既不受外界影响和干扰,也不惧以GDP为标准的各种评比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做好苹果的文章,把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栖霞,你觉得苹果的事情是产业,也是事业;是技术,也是艺术!到处都是苹果的元素,看苹果画,唱苹果歌,跳苹果舞,摆苹果工艺品……二便是做好了水的文章。栖霞风景美,最美长春湖。“胶东屋脊”的群山之间,兀自出现一片比西湖还要大的水面,一派“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气派,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自然使周边的环境增添了诸多灵性和秀气,也使栖霞的风景之美有了魂魄与灵气。坐船在湖上游览一趟,又坐在环湖公路上转了一圈儿,真如画中人之感。看湖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望岸边,果树成林,杨柳依依,你

觉得这才是望山见水、乡愁可寄的最佳境界。

再一方面就是栖霞的人文环境与风土人情也与沂蒙山相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同与相近的水土,滋养出来的人的地域性格、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应该也差不多,比方性格上的温柔敦厚、沉稳好施、平和又忍让等等。我几次去保存完好的“牟氏庄园”参观游览,每次都会想到这地方的人应该是特别宽容和敦厚的,无论什么样的运动,甚至是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都没有什么过火或过激的行动,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建设性远大于破坏性。一个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保留、修缮得如此完好,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造福后人,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地域性格的形成,除了水土或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当然与该地的历史底蕴或文脉也有关。栖霞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的故乡,被誉为“东方道林之冠”的太虚宫,便是他创办的,如今的长春湖也是以他的号命名的。我也是到了栖霞,才对先前只知曾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的丘处机的为人处事始知一二。比方,他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人

生态度:“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索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也正是这种心系天下苍生的情怀,才使得他于七十三岁高龄,万里西行,规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寡欲止杀:“欲得天下者,必先止杀,民心所向,治天下之根本矣!”后世的乾隆也不由得称赞其一言止杀、济世有功。

这样的思想或情怀延续下来,酿成温柔敦厚、不过激过火的地域性格,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哦,那个长春湖,还是烟台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哩,栖霞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这一湖碧水,哪怕影响财政收入,也坚决拒批任何污染项目。

那次艺术节的开幕式上,栖霞市接受了两块匾牌,一是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文学之乡”,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苹果文化之乡”,由此也能看出这地方的文脉与文气。

栖霞的名字好柔美!据说是依据“日晓辄有丹霞流岩,照耀城头,霞光万道”的记载,定名为“栖霞”,意为朝霞栖息的地方。我每次去栖霞,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念头,那就是:它让我看到了美丽乡村的模样!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名家谈

养马岛旧事

□刘增人



步、交谈、吸烟、说笑……无意中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计谋”,而且,第二天凌晨,居然真个被“实施”: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得宾馆四周响起一片“样板戏”的声响,有的当然有板有眼,颇似李玉和、杨子荣的腔调,但多数不过是逼尖的嗓子干号,李铁梅不像李铁梅,阿庆嫂不像阿庆嫂,直听得人们陷落进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年代!这一招果然奏效,上午的会议气氛立马变了,昨天还生龙活虎的老专家们好像大都打蔫儿了,一位位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下午略有缓和,但终究未能完全恢复初始的氛围。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会有共同之处?

平心而论,我在“文革”中并没有特别悲惨的遭际。首先,我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批斗倒也批过一小拨儿,非常短暂。那是“文革”刚刚开始,此前,我是班主任一枚。学校的“四清”工作组严命各班主任提交学生“左、中、右”的名单。我找不到中和右,就把班里的党员、干部作为“左派”学生上交。这份名单被查抄出来,我就有了把“革命学生”打成“右派”的滔天罪恶——因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云。造反派学生要我低头,我低了,要我认罪,我认了。只是他们一定要我自己“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我迟迟不敢应答。于是有满满三教室的大字报和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语贴出来,说是要“坚决彻底打掉”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但很快就不再打了——

大概一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气焰”,无从“打”起;二是他们又有更伟大的革命任务,顾不上我这级别的专政对象。事后想想,他们打得也真是坚决彻底,而我倒真是从中受益不少。因为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甚至永远,我都不可能有任何气焰了。今生今世,就永远在无穷无尽的谦卑中度日。

其次,我也没有被关进“牛棚”。“文革”刚开始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统统关进了牛棚。接着是打倒一切“走资派”。我不够资格成为这六类人物,混进革命群众的队伍又绝无可能,于是被界定为“杂七杂八人物”。后来想想,觉得他们那边真有才,这归类多么恰当,简直可以申报发明专利了。“杂七杂八人物”的历史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是候补,二是陪斗。

我坦白,其实在“文革”中,我也并非十年如一日地驯良,也有过一次对当时的领导大不敬的孟浪行为。那是1966年冬,我们出入必经的教研组门口,迎面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大多数字体连教古汉语的同事都辨认不出,只有不到半数的字可以辨识:完全是一派极其下流污秽的话语,诋骂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师,其用语之卑劣,出于几乎所有人的想象!署名是“捉鳖队”。我实在想不明白,一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怎么能够激活此类人物内心蕴蓄已久的那么恶劣的内容!在这样的铁蹄下苟活,又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即使还喘着气,又有什么意思?我于是偷偷用浓浓的墨笔把那个“捉”字涂抹掉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碎碎念

暴富的中国人未必懂如何精致生活

□任大刚



产者的精神追求,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对追求消费体验的人来说,假的就是假的。假冒奢侈品哪怕质量上乘,但仿冒品背后的生产者留给消费者的形象,除了急功近利、好走捷径的心态,本质上该产品还出自犯罪分子之手,因而“身世”并不清白。可以说,只要我国大陆市场上的假货没有灭绝、存在假货的土壤没有铲除,中国大陆就不大可能产生出现代意义的本土奢侈品品牌。

另一大原因,是在中国大陆,精致生活尚未成为一种全民性追求。过上精致生活的首要条件,是经济收入水准要达到相当程度,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尚需进一步提升。如果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低下,产品生产者提高质量的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低端制造已足以保证利润。

精致生活不等于暴发户的生活,它需要长时间的生活积累和体认,所以并不是中国人忽然间暴富了,就自然而然知道如何过上精致生活。精致生活不仅是一种私人生活,也是一种公共生活,比如关心周围的公共场所是否整洁、空气和水是否干净甚至一处墙角和花坛是否都得到认真处理。普通人形成一种认真对待周围环境的氛围,奢侈品所需要的精致才会呼之欲出。